

遼中隴上遊（上：西寧）

鄭國輝（1957輝社）

近二十五年來，我曾回中國旅遊不下十次。每次歸來，見到故國城市都有長足邁進，不幸地這過速的發展，帶來嚴重的環境和空氣污染。西寧是一難得的例外，這在海拔兩千二百多米的高原古城，四周群山環抱，湟水東西穿城而過，空氣澄鮮，給我一非常美好的印象。仰觀穹蒼、藍天白雲，一股透心涼，穿入胸中。若要用一形容詞去描繪西寧，「清涼」是最貼切的。正如王安石說：「清風明月無人管，並作南來一味涼。」

處於青海省東北部的湟水谷地中的省會西寧是黃河上游地區最大的城市。湟水是黃河上游的一條重要支流，與流經青海東部的黃河隔拉脊山平行東流，海拔在兩千米以上。湟水長年地侵蝕深厚的黃土層，在河的兩邊製成了大大小小的峽谷和山間盆地，西寧城所在地就是其中之一。這是一個寬約三四公里的沖積平原；祈連山屏障北部，冬季寒流為其所擋，因而有適宜於農作物生長的溫和氣候。

很多讀者會很詫異，西寧是一歷史悠久的古城。自秦朝以來，居住在河湟地區的羌人，生口日繁，漸漸強大起來。他們和北方的匈奴結盟，分別從西方和北方威脅漢朝的邊緣。元狩二年（121 B.C.），漢武帝派霍去病兩次進軍甘肅河西地區，驅逐那裡的匈奴人，先後建立了酒泉、張掖、武威和敦煌等四郡，切斷了匈奴和羌人間的連繫，因而打通了開往西域各國的驛道，這就是舉世知名的絲綢之路了。元鼎六年（111 B.C.），漢武帝遣李息率軍十萬進入河湟地區，趕走了當地反漢的羌人，設置管理羌族事務的官員。在湟水兩岸築一城名西平亭，就是今日西寧的雛型。從西漢的西亭始建至今，西寧城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跟著漢宣帝神爵元年（61 B.C.），將軍趙充國執行屯田政策：留軍士萬人，每人開荒種田二十畝，耕墾面積達到兩千頃以上，兼興修水利，移民大批中原人士到河湟地區。這些措施都是鞏固漢帝國的邊防，使西平亭成為軍事要塞。趙充國還在今西寧一帶修建郵亭、道路和橋樑，使此地區和中原有系統的聯絡，變成漢帝國的一部份。

西晉淪亡（316 A.D.），五胡雲擾，中國歷史陷入十六國的混亂時期。今甘肅河西地區群雄割據，絲綢之路為之阻塞，所以一些僧侶、商人就要另謀出路通往西域。西寧成為這條新路很自然的起點，沿北川河西北行，經由大坂山和祁連山的扁都口以及甘肅河西到今新疆。東晉時名僧法顯在安帝隆安三年（399 A.D.）就用此通道到西域去。後來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 A.D.）西行求經的法勇也是從西寧往西域的。

青海湖「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傳說將波斯出產的母馬放到那裡，產的小馬日後必成千里駒。這引起了隋煬帝莫大的興趣，於是將青海湖周圍闢為牧場，將兩千匹母馬放在湖濱一帶的山谷中，以期得到效果，因此西寧一帶的農牧業也得到相當的發展。

唐朝初年，新闢的唐蕃古道面世，這條道路以西寧為起點，通往吐蕃（西藏）、印度等地。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劉元鼎就是從這條道路進入西藏的。這條道路可以說是今時的青藏鐵路的前驅。文成公主下嫁給吐蕃王松贊干布後，唐

與吐蕃關係密切，唐蕃古道上友好使者往來絡繹不絕。中原地區的蠶種、造酒、紙、墨製作等技術也就傳到了吐蕃。吐蕃還聘請漢族文人主管他們的文書工作，並遣貴族子弟到長安學習漢族文化，甚至有些留在長安作了大唐王朝的官。最重要的唐與吐蕃也開始了貿易往來。西寧作為緩衝地帶，受惠最深，因而「民物富庶，與中州不殊」。

唐朝在八世紀中葉的內亂（安史之亂），中原鼎沸。西北沿邊郡縣的駐軍被調防入衛京師。河西走廊和河湟地區呈真空狀態。吐蕃乘機掠取之，以西寧為政治中心。直到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 A.D.），西寧方被光復，重歸漢人手中。北宋亡，中原陷金，在南宋期間。西寧成為金和西夏爭奪的獵物，直至元朝統一，西寧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份。縱觀西寧的歷史，無疑地是各族融合的大洪爐。今天西寧人的性格和特點，也錯縱著多種民族複合的遺傳，這給遊客另一新鮮感。

9月8日午後我們一行十三人：翁希傑、葉秀瑜夫婦、李邨材、郭惠珍夫婦、盧遂業、蔡少鳳夫婦，蕭沛錕、張小桃夫婦、魯德華、霍秀森、黃秉權、李子厚和我加上全陪桂林人何杰抵達西寧。西寧導遊鍾琪領我們到市中心東關大街的馬忠餐館，吃了一頓絲綢之路全程最美好的手抓羊肉。（翌日我們重回馬忠「翻尋味」，質量比此午餐差得遠）。然後往銀龍賓館領取房間，稍事休息，浩浩蕩蕩奔向青海藏族藥物博物館去。此建築物頗新穎，相信此館開放的日子不會太悠久。館內陳設各草藥源流，我是中藥門外漢，看來有若目不識丁。導遊鍾琪是一位三十多歲的青壯小子，很友善，本是浙江金華人，移居到這邊遠高原都城謀生，相信對藏藥造詣也不太深，讓我們自由參觀，沒有一言解釋。我常說旅遊必有充分的準備，方能滿載而歸，我這次可說是「走寶」了。倒是那七彩繽紛，迷人眼目的「熱貢藝術」大大吸引了我。「熱貢藝術」是一種以工筆重彩的佛教繪畫和人物雕塑為主，含濃厚的藏族佛教色彩的民族間傳統藝術，已有七百年的歷史，標奇立異於整個青藏高原，特別是在藏族佛教藝術領域中。博物館展示藝術最具代表的繪畫、雕塑和圖案。繪畫中主要是壁畫及少量木刻畫，技巧上可比美漢族的工筆重彩，內容多為釋迦、菩薩、護法神等佛像及佛經故事等。雕塑內有泥塑、木刻、磚雕和酥油花等。展覽室後有一大堂，出售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的藏藥。還有三間小小的診症所。有駐守中醫免費為遊客把脈，李子厚一馬當先，走進其中一所，經過一段很長的聞、問、望、切，出來買了千多元的藏藥。聽他說遇上一從廣州來到西寧的名醫，數言能指出痼疾，如何補救年老退化的身體弱點，說得他佩服到五體投地。此行大有斬獲。斬獲者是那青海藏族博物館。也許我說得不對。這年來子厚生龍活虎，往世界各地旅行，又開七十大壽慶祝。我本來想約他年底同往越南，他說不能去，因為捨不得，拋不開一件活東西。相信是藏藥的功效，此交易是互惠而已。李邨材是藥劑師，只選購了少許。我們這幾位像「黑鬼痾尿」般俗人，在旁作臨淵羨魚罷。鍾琪帶著我們這一小團，笑逐顏開。

離開青海藏族自治州，「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驅車前往離西寧北不過三十千米的互助縣去，這是土族人聚居的地方，是祈連山南麓草木旺盛的山地。途經一大片原野，種了濃綠的小麥，金黃的油菜花以及藍紫色的胡麻花，相信夏日的風光是很嫵媚的。關於土族的先祖有二說：（一）是最早牧於大興安嶺的蒙古人，後來他們隨著成吉思汗的大軍趕著羊群南下陰山，再過賀蘭山，最後結營於祈連山南北，散落在河湟地區。元朝滅亡，大部份蒙古族人撤退北走，而留下來的蒙古人在本地和藏、漢人融合，逐漸形成一個新民族，這便是土族了。（二）是從遼東西遷來的吐谷渾人，也經過了陰山大漠，最後抵達青海。

我們蒞臨互助縣看土族的歌舞表演，是青藏高原內出名的民間藝術。「唱花兒」在土族青年男女中是很普遍的，出外謀生的少年男兒懷念家人時，放開喉嚨哼幾句，思鄉之苦便會減輕。在山裡割草、鋤地，時常會有男女隔著山溝或河流遙相對唱，一般都由男子先唱，女子作應答。兩人唱到情濃時，還會引來周圍的族人一起加入，索性來一個大合唱。舞蹈中最精彩的是「輪子秋」。大廳上掛了一鞦韆，先是有少女騎上去，表演各種花式舞姿，配合鼓樂。鞦韆和少女像吊懸著的輪盤，不斷翻動。跟著男伴也騎上鞦韆，舞姿更複雜了，驚險處好像有人從空中扔下來般。土族人歌舞表演完畢，轉向客人要求獻技了，美其名曰贅土族。李邴材被聘為「大姑爺」，李子厚被聘為「二姑爺」。時距中秋佳節纔數天；邴材清唱一首台灣名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子厚手舞足蹈表演單人探戈。他們二人技藝一點不失禮，青海人甚為欣賞。我笑對魯德華、霍秀森說：「下次再有歌舞表演，便要『大小姐』、『二小姐』出場了。」秀森大叫「唔製」，德華笑說：「我以為你是好朋友，怎知存心靠害呢！」當晚是土家農家宴，以蔬菜為主。難得的有雞、魚招待貴賓，但正如台山人說「件件都是Good」。青海的雞魚都是很瘦削的，在骨堆中找肉，頗費功夫。無論怎樣，在西寧這夜氣氛很特別，留下不能忘懷的情調。

次日清晨一早起床，收拾好行裝，搬上旅遊汽車，告別銀龍賓館，開往青海湖去。是日陰霾密佈，天下著微微細雨。西寧在海拔二千米上，天氣從昨日清涼轉為奇寒，急忙穿上兩件毛衣作抵禦。行經青藏公路中的藥水峽谷，追循著湟水頭河之一的藥水，逐漸攀向高處。在煙雨迷濛中出現了一座兩峰相連的陡山，這就是唐朝大軍和吐蕃血戰爭奪的險要塞口石堡城。現錄《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八載（749A.D.）：「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可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樁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刀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此戰役唐用數萬士卒性命換取吐蕃四百人和石堡城，可謂代價慘重矣！案自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相繼逝去。唐和吐蕃關係由淡薄轉交惡，兵戎時在邊境相見。西寧為邊陲重鎮，石堡城為西寧屏障。此城不得，西寧不可保也。是日我們的節目緊湊，此古蹟只輕輕略過，未能駐足流連。

我們從西寧赴青海湖走的路線就是唐蕃古道一微小部份，亦即是當年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松贊干布入藏時必經之處。文成公主是唐太宗的姪女兒，被封為公主遠嫁外國。傳

說那時有好幾位西域使者在長安各自為他們的國王和王子向唐朝王廷求婚。太宗只有這位姪女甘願遠嫁，於是太宗下一難題給各使者，能首先解答的就將公主許給那國。他有一個九孔橄欖核，表皮上雕刻了精緻的山水圖畫，內有隧道將九孔接連。而打通九孔的隧道是彎彎曲曲。難題是太宗賜一條很細的金線，要將金線從右端的孔穿入，左端的孔穿出。各國使者束手無策，只有吐蕃使者祿東贊聰明絕頂，用膠水沾在一螞蟻身上，使螞蟻背線穿孔。試了好幾次，終於成功，解決了難題，結果吐蕃國王松贊干布拔頭籌；文成公主被許配給他。時唐宗室諸女明知遠嫁吐蕃，一生將永遠淹沒在這無邊荒蠻之中，再無機會重回祖國。太宗亦不想太勉強這些孤立無援的少女，雖然太宗動以大義訓示她們，只有文成公主挺身而出。寫青海歷史的有如此對文成公主的美評：「作為一個柔弱的少女，以其宏偉的抱負，非凡的膽識和卓絕的獻身精神，毅然離開溫柔富貴之鄉，放棄安樂榮尊的生活，踏上冰封雪裏，峻嶺高山的天涯險境，來到語言阻隔，荒涼僻壤的雪域高原，充當漢藏文化交流的偉大使者。文成公主入藏奏響了民族團結的凱歌」。文成公主由江夏郡王李道宗護送，帶了一大批中原土產和各類技術人才，離開西寧，經過吐谷渾國境，方能進入吐蕃。唐太宗先諭吐谷渾國王修道以方便公主行列的旅程。松贊干布在緊貼吐谷渾邊境處候駕。

車子駛離藥水峽谷，轉過一座山包，日月山口赫然在望。日月山位於湟源縣和共和縣的交界處，距湟源縣城約四十公里，是青海東部外流河與內陸河的分水嶺，也是農業區與牧業區的分界線。西邊是水草茂密，牛羊成群的大草原，東邊是油菜泛金，麥浪滾滾的農田。山腰間有兩座造型美觀，風格獨特的亭子，分別名喚日亭和月亭。我們將車子停下，漫步走往月亭遠眺山景。彼時天濃陰，突然乍雷驟響，傾盆大雨從天而降。雨點灑在面上和手上，有如冰點，寒氣透骨，月亭成了避雨的場所。放眼處一片混沌，甚麼也看不清楚。幸好大雨不太持久，鍾琪領我們回旅遊車繼續前行。

文成公主臨別故鄉之際，唐太宗賜她一日月寶鏡，背後請名匠精細地雕下長安各勝景。若思家得苦，可以取出寶鏡，聊作慰藉。公主行至日月山，取出寶鏡，仔細轉念，今後的前途不再是長安，而是拉薩，義不返顧，毅然將寶鏡扔向山邊。此山本名赤嶺，因為是日月寶鏡埋身處，名字便改為日月山。現在日月山頂峰矗立著一塊記述文成公主進藏事跡的石碑。

過日月山再往前走，跨越一條小河，就是聞名遐邇的倒淌河。文成公主在日月山頂換轎乘馬行走，東望故鄉，雖然棄掉寶鏡，畢竟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這是和父母永訣了。今生難再見面，悲慟萬分，傳說她的眼淚匯成的小河也隨著公主的行列向西流去。中國的河流，幾乎全是大江東去，而此河向西流入青海湖，所以名「倒淌」也。其實這是青藏高原的隆起地勢形成的。文成公主知道自己將會遠嫁西藏時，理性地接見吐蕃大相祿東贊，詳細瞭解吐蕃的風俗民情、物產及自然環境。在行裝中準備了吐蕃缺少的農作物種子、藥物、樂器、日用器皿、綢緞、史書、詩文、佛經和工藝書等。還帶同一批精通各類技巧的工匠，這樣將中國文化傳播到西藏去，公主的功業永垂青史，不朽後世矣！倒淌河畔有一小鎮，是青藏公路與青康公路的匯合點。鎮上建有飯店、

旅社、商店、銀行、郵局、學校、運輸站、衛生所等。最重要的市中心立著文成公主的石像，紀念這堅忍、果毅、有抱負和遠見的古代女子。

終於抵達此行目的地青海湖，這是中國最大的鹹水湖，面積約四千四百平方米。環湖周長三百六十千米，湖面的海拔約三千二百米。我見到瀕湖只有一條街的小村落，有幾間餐室和一些出租船艇給人遊湖的鋪面，一間很簡陋供人住的旅店。街的盡頭是那廣袤浩渺的青海湖了。那日天氣奇劣，雪花冰片撲面而來。黝黑的天空蓋覆著湖面上滾滾白浪。改了杜甫詩句一個字作為形容是最適當的：「湖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且颳著大風，逆風而行，進一步退兩步，是舉步維艱的相當掙扎。好不容易曳足到湖邊，站了五分鐘，總算目睹這青海湖了。本來我們有一個鐘頭遊湖節目的，但在風大、雨急、浪湧下，遊船相當危險性。鍾琪建議改參觀湖畔一藏族村落。

我們租電瓶列車往一小村去。這家庭訪問真是一別開生面的經驗。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奇特的服飾。男女均蓄辮。男子獨辮盤頂，女子編辮或獨辮。他們都穿藏袍。這種衣服的特點是大襟、長袖、肥腰、無兜。藏袍很長，女式藏袍比人體還長。穿袍子時，先得用頭頂住衣領，再穿袖束腰，最後放下領子，那長出身體的一截便鼓在胸前成了口袋，甚麼東西都可以往裡面塞，大的還可以放進去一隻半大羔羊。女子酷愛裝飾，飾物包括金、銀、銅、鋁、珊瑚、瑪瑙、螺鈿、玻璃、貝殼…走起路時，鈴叮作響，更饒風趣。剛巧那家庭出售各種手工藝紀念品，其中有些手指般長藏族服飾的袖珍娃娃。我毫不猶豫地選購了六個，以備忘記奇異的藏族服飾。那家庭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亦有追上時代的設備如電視、電爐…等，有一風姿綽約的少婦，抱著一穿藏服約歲大的男嬰。嬰孩對我們不停地嘻笑，非常可愛。魯德華和霍秀森出門時塞了些「利是」錢給那嬰孩。我們沿原路回西寧。過日月山口時，見遍地白雪皚皚，可見得那天早上是相當冷的。

中午回到市區內三娛餐館內午膳，這可給我機會欣賞西寧的市容。西寧市區橫陳於湟水流域中部最開闊的一段河谷裡。現在這富饒的河川再不是種植五穀的農田，而佈滿了密集的樓房和沖天而起的大廈。蜿蜒的湟水，被埋沒於混凝土的「森林」深處，成了市中心的一條不大為人注目的渠道。市區內處處都是剛剛落成或還在建築中的高樓大廈，反映近年來這高原山城的長足發展。許多名車、名錶、名牌服裝、名家電器和名牌化妝品等的廣告在大街通衢的顯眼處樹立著。還夾雜著無數小店鋪，出售佳餚和地方風味小吃，其中回民開的羊肉店和麵食店最受本地人歡迎。從大清早起不論男女老少，一人手拿一碗牛肉或羊肉湯麵，都吃得呼呼作響。西寧是一美麗的城市，它的美蘊藏在它的內涵。儘管西寧的腳步隨著中國各大城市向前邁進，現代化不能掩蓋了它給人新鮮感的鄉土氣息。正如川流不息的古湟水仍奔騰在高樓大廈中間。我深切希望這鄉土氣息和空間新鮮的空氣，不會在西寧泯滅。

秦漢時，中原人士泛稱湟水流域中部河谷的富庶西平亭地帶（今西寧）為湟中。今天的湟中是毗鄰西寧一個小縣，離市區不過二十五千米。午餐後鍾琪率領我們往青海省最出名的古蹟湟中塔爾寺去。因為先建塔，後修寺，故有此名。黃教的創始人宗喀巴大師誕生於此地。初建於明嘉靖三十九

年（1560A.D.），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寺院是一組建築物依山勢而建，都是攙和了漢藏藝術的精華，佔地六百畝，包括了著名的大金瓦殿、小金瓦殿、祈壽殿、大經堂、文殊菩薩殿、八寶如意塔等。最宏偉的大經堂，可容納千餘名喇嘛集體誦經。飾有黃、紅、綠、藍、白五色的幡、幟、幢和傘蓋。加上珍貴的大型堆繡掛佛、刺繡佛和佛教故事壁畫。棟樑上刻有藏式風格的圖案花紋，殿內大柱都由龍鳳彩雲的藏氈包裹，使整個經堂顯得五彩繽紛，富麗堂皇。

塔爾寺內藝術品以「四絕」馳名於世：一是雕塑，二是壁畫，三是堆繡，四是酥油花。堆繡是藏族獨創藝術之一。它是用各種色彩艷麗的綢緞剪成各種佛像、人物、花卉、鳥獸等，然後以羊毛或棉花之類實其中，再繡在布幔上。由於中間凸，給觀者明顯的立體感。酥油花是用奶油調和各種顏料塑造出來的各種佛像、人物、禽獸、花木、亭台樓閣和宗教、神話故事等。由於酥油花在天氣轉暖時會溶化，所以每年冬季製作以供奉佛祖、菩薩諸神。夏天溶化萎縮時被棄掉，因而每年冬天都重塑，總是推陳出新，高度發揮了塔爾寺僧人的技藝。

我們在塔爾寺消磨了整個下午。要求重回馬忠餐館吃晚飯。這餐館有兩層高，有回廊將兩樓宇連接起來。經過一龐大廚房，從玻璃窗向內窺望廚師無暇精心泡製。我們是乘夜車赴蘭州。這貴賓廳很寬敞，有私家洗手間，我們有綽有餘裕的時間慢慢享用。

這次絲綢之路旅行，我們很欣賞各處的地方導遊，但對全陪何杰非常不滿意。我給他的評語：腦袋不靈活、看不起人、不懂歷史、無識、懶、貪。蕭沛銀嫂張小桃對翁希傑說：「下次我們回中國旅行，不要從桂林來的全陪。」我認為他比前兩次的桂林人李榮根、胡清業差得遠。在西寧火車站內出現一小插曲。何杰向我們取每人五美元的大行李搬運（從旅館至火車站）和火車寄存費。張小桃心軟：「區區小費，給他罷。」希傑和我認為旅行社出發前發出的條文，明明包括在中國內各式交通費用，包括飛機、火車、輪船、長途汽車，怎會有這額外加料？黃秉權大聲向何杰質問收費的理由。想不到這文質彬彬的大學教授，動氣時有「張飛喝斷長坂橋」的威風。何杰噤若寒蟬，不敢再提這額外費用。

從西寧到蘭州需要三個鐘頭的火車程。傍晚八時半火車啟程。相信要三更半夜方能抵達蘭州。外面燈火漸趨黯淡，這美麗的高原山城已漸漸被拋在後。未知何日有機會作故地重遊。火車內乘客稀疏，車行了一個鐘頭，李娜材嫂郭惠珍行到我身邊說：「我剛結識一對從瑞士來的夫婦，他們旅行經驗很豐富，你過去和他們交談罷。」我跟著她步各車廂前面。一對退了休的歐洲人笑臉相迎。他們能找到中國這僻遠的地方，確是難得。原來今天上午他們亦往青海湖去，提起在日月山遇到大風雨，我順便向他們簡述文成公主過日月山的故事。那男人說：「這不過是老村婦的嚙語罷，不能全信。」我頓起反感。這對夫婦有中國欺侮少數民族，強佔西藏的成見。我想，不虛心聆聽他國歷史，領略本地民風，帶著封閉的心靈旅行，就算踏遍天下也是枉然，自己不能有所收穫的。我立即不再談中國歷史。譯了蘇軾半首詩給他們：「人生都處如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他們閱後大受感動。後來在喀什市集內又碰著他們。他們一腔熱情，大有和我交友之意。我只淡淡地作禮貌上的寒暄而已。